

# 飞狐陉：一线微通穿太行

□梁有权

飞狐陉即飞狐峪，是著名的“太行八陉”之一，位于保定涞源县北和张家口蔚县之南，太行山脉与燕山山脉交界之处，也是穿越太行山、燕山、恒山三山交汇处的一条古通道。它北连张库商道，南接倒马关和紫荆关，连接着广漠的北国和广袤的中原，自古以来就是连通山西高原与蒙古大草原的重要孔道，素有“扼晋冀咽喉，树燕赵屏藩”之称。而我一心向古道，便走上了探访飞狐陉之旅。

## 团圆村 北通天衢开古道

从涞源县开车，沿着县道X322向蔚县进发，大约七八公里，便离开涞源盆地进入太行山区，到达团圆村。其实，这团圆村就是扼守飞狐陉南端的起点。弃路进村，眼前出现一段饱经风霜、斑斑驳驳的砖墙，一个宽大的门洞半埋在地下，门前垒了半人高的石头，里边已被村民改作盛放柴草之处。那宽大的门洞穹顶用交错的四层城砖砌就，虽有残破，但依旧不失其精美，如果不是门洞上那个巨大的方形破洞，我几乎将这个堡门当成某个大户人家的窑洞了。

恰巧此时从村里走来一位老人，我赶紧上前与他攀谈起来。听老人讲村子南北曾各有一个堡门共同把守着飞狐陉的南口，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村北的堡门被毁，现在只留下这个被乱石淤埋在地下的南堡门了。团圆村原名团叶村，始建于宋淳熙年间，是一个有着八百年历史的村子，最早村里有朱、杨、墨三姓人家，后来为了彰显村民的团结，才

将村名改为团圆村。这位村民指着砖墙门洞上破损的孔洞告诉我，这座堡门的南、北两面门洞上原来各有一块汉白玉匾额，北边的题为“通天衢”，南边为“拱辰”。后来北门上的匾额无故失踪，于是村主任便把南门写有“拱辰”字样的石匾拆下来保存起来了。

离开团圆村继续向北前进，县道X322在伊家铺村离开京石高速，沿着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开始爬山，直到京石高速慢慢变成两条平行线消失在山谷中，我们才爬上马蹄梁——这里是如今飞狐峪景区的“空中草原”。环顾四周，草原碧绿如毯，群峰傲立，洁白的野花宛若云朵，几间不起眼的房子随意点缀在山坡的低洼之处，一簇簇羊群像是撒在高山草原之上的珍珠，随着牧羊人嘹亮的吆喝声缓缓地随坡滚动，美不胜收。

## 飞狐峪 风云迷津传千古

离开马蹄梁下山，便进入四十里飞狐峪。峡谷两侧壁立千仞，怪石嶙峋，最宽处达百米，最窄处不过十几米。再往前走，只见两壁峰峦闭锁，冷风习习，头顶上忽隐忽现的张石高速公路像是在与你捉迷藏，那时不时回响在山谷中的汽笛声，提醒着你这条古陉天路的存在。正当山重水复疑无路时，眼前又豁然开朗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环顾四壁奇峰错列，鬼斧神工，谷中道路蜿蜒曲折，如蛇行地，满山草木滴翠，鸟鸣翠谷，使我不由得想起那千古名句：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。”

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：“说蔚州，道蔚州，蔚州就是不一样，南面有座翠屏山，翠

屏山，飞狐峪，飞狐峪内有箭眼。一炷香，八仙洞，阎王鼻子鬼门关……”穿行在谷中，移步换景，才知名不虚传。

这时一面巨大的岩壁出现在眼前，山顶岩壁上有一个非常规整的圆孔，这就是飞狐陉中著名的“六郎箭眼”。相传北宋年间，杨六郎统率宋军与辽国在飞狐峪一带交战，战到最后，两国谈判划疆议和。杨六郎提出，能否在议定的疆界再让一箭之地，辽国使者便答应送他一个人情，于是就同意了提议。杨六郎张弓搭箭，一箭射出，竟穿透飞狐峪里的山峰，越过壶流、桑干二川。辽国使者慑于杨六郎的威名只好让出三川之地，从此杨六郎“一箭射三川”的故事广为传颂。

再往前走，路边赫然出现一根高32米、直径约9米的参天石柱，直插云霄，宛如孙悟空的定海神针一般。这就是飞狐峪中的奇观：一炷香，当地百姓称其为“镇山棒”。相传当年李广、杨六郎都曾在这里拴过马，所以又称拴马柱。

穿行在四十里飞狐峪，奇峰陡起，怪崖悬空，“八仙洞”“七女峰”“六郎箭眼”“五狗望月”“四将守门”“三仙思月”“一炷香”等奇峰异石，目不暇接，每一处奇观都给人留下无限遐想，每一美景都流传着一段美丽的传说。

## 北口村 扼守古陉望漠北

一路走走停停，峡谷奇景走马灯似的在眼前闪现，令人目不暇接。当我正心潮澎湃时，眼前豁然一亮，一马平川的壶流河平原出现在眼前，与北边巍巍的熊耳山遥遥相

接，一个小村扼守在古陉之口，这就是北口村——我们也走出了飞狐峪。

信步入村，村里人烟稀少，而村西山坡上一个巨大的土筑方形城基却非常醒目，这就是当年的飞狐关遗址。城基上杂草丛生，其中一侧早已坍塌，一块巨大的碑座被随意遗弃在一边，曾安放其上的石碑早已不知去向。

北口古称飞狐关、飞狐口，因其扼守飞狐陉北口而得名。中原之兵得之则可北控大漠，塞外之兵得之则可直取中原，有“襟带桑乾，表里紫荆”“紫荆关外旱码头”之称。战国时赵武灵王出飞狐关灭中山国，设代郡以固国强；西汉大将军卫青纵马提师，北出飞狐关逐匈奴；汉高祖刘邦北踞飞狐之口，南守白马之津，大败项羽以图帝业；八路军120师的“明铺之役”，歼敌200多名，击毙日军中队队长田原，使其在抗战期间未敢再踏入飞狐峪一步。

清朝北方蒙古游牧部落的威胁解除后，中国实现了民族大融合，边境安宁，飞狐口的军事作用也被日益繁荣的商贸作用所代替。飞狐口作为北接张家口、东通保定府、西通大同的三岔路口，也成为贯通南北的重要通衢，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听当地村民讲，当时北口一个小小的村子，仅骡马店就有七十多家，大小店铺五十余家，唱戏的乐楼就有两座，而村里东北角占地近两三亩的骆驼厂大院，每天客满为患，热闹非凡。

时光飞逝，古陉如故，穿行在蜿蜒曲折的飞狐古道，山谷中那不时轰鸣的凄冷山风，仿佛还在传颂着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和传说……



## 春日浅悟

□李瑞珊

阳春三月，正是一年最美之时。清晨，睡意朦胧中隐约听到清脆的曲调，原来是早起的鸟儿为春花的千娇百媚奏起伴奏，我的心情也明朗起来。

漫步在单位花园锦簇的院中，终于明白鸟儿为何将乐曲演奏得如此卖力，原来是那“花仙子”争艳正欢；红花继木球一个圆球冰淇淋，让人忍不住想吃上几口；茶花更是开得艳红一片，向大家展示着那优美的身姿；紫玉兰虽静静含苞待放，那羞怯的脸庞已令人心醉不已……

我喜欢春天。脱去了寒冬臃肿的外衣，一身轻装走入单位旁边的乡村，放眼望去，四处是油菜花的黄，如丰收般喜悦。桃花不辜负它的盛名，沉睡许久的桃花仙子终于大大方方地伸出了粉嫩嫩的小手，令人不禁想去亲近一下。

我喜欢春天。鸟儿在枝头自由欢唱，路过的人们，陶醉在歌声中，流连忘返。漫步在院中，墙角的绿枝冲破砖块的压制长出了新叶，像个调皮的小孩子，似乎在咧着嘴角那砖块不够结实。新枝指着的方向，正是果园里枇杷树悄然开出的小小花朵，只怕它在等待了果好邀功吧！

人们说愿四季如春，只因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，是枯藤重生的时刻，到处洋溢着生命的活力，每一朵花、每一棵草都是蓬勃的生命。花开花落，每一个美丽的瞬间都给予人们希望和期盼，我们期待着花开，也不悲伤花落，遵循自然界的规律，我们的生活亦能感受大自然带来的不同色彩。随时保持正能量，因为它是一股从心底涌出的力量，它让我们不卑不亢、不急不躁地生活，更让我们勇敢前行。当面临挫折情绪低落时，我们要学会调节、学会发泄，找到适合自己的宣泄方式，调控好自己的情绪，做自己的光。

如此有活力的春天，每个人都应充满朝气。早晨在歌声中起床，对着镜子给自己一个大大的微笑，让全身充满力量，勇敢迎接未来的每一天。

“今天，您微笑了吗？”作为高速公路收费员，这是我们极为熟悉的一句话，却也是最真切、最温馨的话语。面对司乘，面对同事，面对朋友，面对每一个生命，我们多给予一份微笑，即便是三尺寒冬，也会化成阳春三月天。

(作者系京石公司指调中心稽查三科稽查员)

## 清明食记

□吴晚峰

纷纷扬扬的春雨连绵三日，蒙在灰褐色的山脊、灰白的天空、嫩绿的柳条、原色的矮墙、灰青的地砖……雨丝纤细且无声，轻轻柔柔，每落一处，便掀起人间春色无数，浸透春土，散发着思念的芬芳，让人心枝摇曳，思绪万千。

东风又送春序，人间又遇清明。春的气息总是那样微微带着甜甜，带着希望，带着新生；而清明总是有雨相伴，带着久久的馨香，带着长长的思念，深情问候着那些离我们远去的亲人，是否过得安好？

雨丝交错，一个不小心敲在窗棂上，啪啪作响，像极了小时候外婆起灶时柴柴与火苗的碰撞声。家乡的清明节，家家户户都会食用一种名为“甜馍馍”的糕饼，它的制作方法颇为繁琐。先将小米用古法舂成米粉，再用家乡的井水和成面团，揉至微微发硬，然后将面团分成大约一斤重的等份，每一份都整理成约十公分高的长方体，起火蒸制。灶火颇有讲究，非得软柴文火蒸制两刻钟，待屋内腾起蒙蒙蒸汽，便熄火借着灶内的余温焖煮。大约两小时后，重新起火蒸制、熄火、焖煮，如此反复三四次，米粉中逐渐形成的甜曲在合适的温度与湿度中发酵、成熟。大约十几个小时后，“甜馍馍”烹饪而成。在掀锅的一刻，微甘的味道扑鼻而来，米香原有的味道恰到好处被保留了下来。

成品的“甜馍馍”呈土黄色，表面略显粗糙，形状类古时墙砖，分量十足，馍体紧密。外婆将大块的“甜馍馍”均匀切成半寸厚的糕片，分给家人食用。“甜馍馍”不算特别美味，口感略显粘紧，有米香、有果甜。神奇的是，早晨吃上一小块，直到中午也感觉不到饥饿，我想“甜馍馍”大概就是那个物质匮乏时期劳动人民智慧的产物吧。

如今，外婆已故去多年，我也许久没有再品尝过家乡的味道了。清明年年如约而至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，让我领略到大江南北清明时节的风俗民序，却从来没有看到过关于我的家乡“甜馍馍”的记载，也许它微不足道，却始终长存在我的味蕾上。每到清明时节，我总会想起它那微微的甜味，那浓浓的米香，那略糙的饼皮，那满屋腾起的灶雾，那灶膛中轻声作响的火势，还有窗外绵绵不绝的春雨，仿佛一切如初，一切又恍如隔世。清明那么近，就在今天；清明又那么远，仿佛是很很久以前的事儿……

(作者系张涿分公司孔洞隧道管理站职工)



责任编辑：王冉冉

## 故乡的老宅

□姚子利

还是那个熟悉的地方  
还是那个熟悉的宅  
只是没有了旧日的风光  
只是没有了昔日的风采

过去的喧嚣都已经不在  
昔日的相聚都无法重来  
那空旷的院落  
那厚重的尘埃

故乡的老宅  
已经成了如烟的往事  
烟消云散  
故乡的老宅  
已经成了上锁的日记本  
不再打开

(作者系秦皇岛卢龙县交通运输局职工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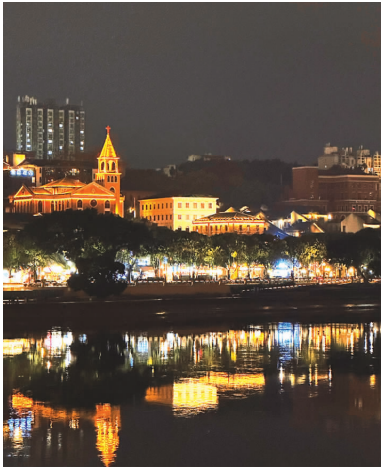
## 粼粼的波光

□刘栋

当小城躲进一场春雨，  
种子钻入泥土，  
潮气在发尾开花。  
历史早悄然把旧梦  
放进璀璨的灯火里。

我沿着长河与昨日相望，  
游轮沉默不语，  
车辙也戛然而止。  
那不眠不休叙述往事的，  
正是粼粼的波光。

(作者系厅宣传中心职工)



前几日一个晚上，我在房间里读书，正读到杜甫的诗赏析《春夜喜雨》，就听到院子里有雨声。放下书，来到院子里，果不其然，檐头已经开始有雨水滴下来。虽然是仲春天气，但颇有些寒意，然而，看到春雨淅沥，心底油然而生一股温暖。

大唐上元二年，即公元761年的春天，杜甫定居在成都草堂。他在此种菜、种花、种粮，俨然是一位老农，也正因为如此，他对春雨的喜爱自然深之切之。因此，当春雨悄然而至，他趁兴写下了这首千古名诗：

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  
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  
野径云俱黑，江船火烛明。  
晓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。  
我想今夜的雨，也如1000多年前成都的春雨一样吧，是人回喜雨。  
春天的雨一般都是淅淅沥沥的，不大，并且时间也不太大，不像秋天的雨下起来缠



好是梨花相映处，更胜松雪日初晴。

大广高速 陈步云 摄

## 爱在无声间

□贺玉珍

时间的尘土掩盖着岁月的记忆，爱在无声间。

前几日回到奶奶家，看着那些老物件，许多记忆都浮现在眼前。早已忘了是谁在哪个给奶奶新添置了一台电视机，因为爷爷爱听戏，爱看天气预报，还喜欢关注新闻，这台电视机给爷爷增添了许多欢乐。

但那台电视从买回来之后就几乎再没有出过声，因为奶奶在三十岁时，就得了头痛病，怕吵闹，所以爷爷每次看电视的时候，都把电视调成静音。有时候，我真不明白爷爷在看什么，只是看那些变幻的画面吗？我们不懂，也许只有爷爷懂，奶奶懂。

奶奶去世后，我以为爷爷怕寂寞，会把

电视的声音调大，可是，我错了。有一次我去给爷爷送饭，爷爷正在看天气预报，电视依旧没有声音，看着播报员用手指着的地区，想必这么多年，爷爷早已熟稔哪里下雨、哪里刮大风了。爱一个人是，无论你是否在我身边，我都保持你在的习惯。尽管奶奶再也不会回来。

奶奶在世时，身体不好，不喜上街，爷爷就是家里的采购员：买菜、买稀罕的小物件、买奶奶喜欢吃的一切。奶奶走后，三年里爷爷的身体每况愈下，他不再上街，也许是承受不了从街上回来后的那股冷清，因为再没有人在家里等他。爷爷生病卧床的那一年多，每到奶奶的忌日或是清

## 春夜喜雨

□谭文涛

缠绵绵，也不像江南的梅雨，下起来让人心烦意乱。春雨贵如油，贵就贵在虽然下的时间不长，却胜在止渴，是万物复苏生长的第一份养料。农人看到春雨到来，个个高兴得合不拢嘴。

我喜欢雨声，尤其是晚上，坐在房间里，听窗外檐头滴雨之声，很有规律地落到地板或其他什么植物、物件上，似乎被雨声带至江南小院，窗下的芭蕉，其声如跃动的音符。虽是坐在房间里，却仍能通过檐头滴雨之声判断外面雨水的缓急。夜卧听雨，特别是在这春日之夜，拥被而卧，听雨读书，夫复何求？

古今写春雨的诗文，说浩如烟海也不为

过。我想，这是因为春雨不仅仅是自然现象，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某种象征意义上的表达，春雨更是一种真实的希望。

春雨到来的时节，正是熬过了凛冬的植物急需浇灌时，农田里的小麦、大蒜、菠菜、油菜等一些作物已经复苏，正需润泽，而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一场春雨普降大地，滋润了万物，更滋润了人们的心田。

杜甫写这首《春夜喜雨》时，已是知天命的年岁。他经历了安史之乱的颠沛流离，尝遍了人间疾苦，也看到了盛唐转向衰落的社会百态。有人说李白生活的时代就像一个人上山时的状态，始终昂首挺胸；而杜甫生活的时代却是一个下山时

明，爷爷都要嘱咐我们：“东西都买好了没，买你奶奶爱吃的。”有时候爷爷一个人躺在床上，我总看见爷爷的眼角挂着泪水，有人说他老了就爱流泪，我觉得那是他对奶奶的思念。

今年是奶奶去世的第六年，爷爷去世的第三年。在我们当地，老伴儿去世三年后两个人才可以合葬。爷爷就是在奶奶去世的第三个年头，随奶奶而去。还记得在爷爷去世的那天，乡亲们都说：“看，三年到了，他去找他的老伴儿了。”

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爷爷奶奶，一辈子没有将爱说出口，却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将爱演绎得满满当当。

又是一年清明节，爷爷奶奶，我好想你们，我好想还像以前一样，把烤好的羊肉串给你们送去，奶奶依旧坐在炕头，爷爷依旧守在无声的电视机旁。

(作者系张涿分公司涿鹿收费站职工)

的状态，一直低头踟蹰。经过流离失所、奔逃迁徙，杜甫最终定居在了成都，过上了一种相对安适的生活。

然而，这种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。我常常想，杜甫若能就此在成都定居下来，或许能够安享晚年。但在公元765年，杜甫的好友严武病逝，他也没有了依靠，而落叶归根之念更甚。之后他举家离开成都，先后辗转多地艰难谋生，夔州、潭州皆有他漂泊的身影。公元770年，也是在写《春夜喜雨》九年后，杜甫在去往岳阳的一叶小舟上，终因饥寒交迫，身患重疾，客死他乡。那一年杜甫59岁。

现在，又是一个春天之夜，又是一场绵绵细雨，润物无声，晓看花开。经过这一场春雨的洗礼，我想无论什么，都阻挡不了生命成长的希望和步伐。

(作者系邯郸市交通建设投资管理中心职工)